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詩話補遺

六

大觀閣
隨園全集

卷之四

七

戊午季校正精鈔

詩話補遺

文明書局藏版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倉山居士著

詩始于虞舜。編于孔子。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而遠引佛老何耶。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奉為至論。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人不能答。因告之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兩句相應。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為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於炫海博。便落下乘。

又有人問先生曰。大題目用全力了。却固見力量。倘些小題。亦用長篇。豈不便見才人手段。先生笑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

同一樂器。琴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荆門。使改羣字為千字。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蘭。更不還。使改更字為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

沈雲淑侍郎。未遇時。館于陳梅岑家。其時梅岑尚髫也。然梅岑詩筆清新。實為先生傳授。諺云。

開口乳要喫得好。此之謂也。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菖蒲綠映石榴紅。鬢盡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妝閣底。遠山多在畫屏中。闌干影裏綺疎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衣風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貼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尊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將王山上月如鉤。晚過楓橋云。雨不成絲柳帶烟。暮天遠水正無邊。客愁最怕鐘聲攪。不向楓橋夜泊船。泛舟城北云。最是長條柳。依依一愴情。蘆花猶未白。已解作秋聲。

鄭璣尺先生咏鏡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可謂佳矣。後聞俞鶴齡秀才咏鏡有白髮朱顏管一生。七字尤佳。其妙處在一管字。

趙雲松過蘇小墳云。蘇小墳鄰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孫九成過琵琶亭云。為有琵琶數行字。荻花楓葉也千秋。句法相似。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笑曰。且勿論建安大厯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注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典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全大誥。此數言振聳發矇。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此語以曉之。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余曰。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无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譏。

宋人漁父詞云。歸來月下漁舟暗。認得山妻結網燈。又云。不愁日暮還家錯。認得芭蕉出暈羅。二語相似。余寓西湖德生庵。夜深斷橋獨步。常恐迷路。緊望僧庵燈影而歸。方覺二詩之妙。凡菱筍魚蝦。從水中采得。過半午時辰。則色味俱變。其為菱筍魚蝦之形質。依然尚在。而其天則已失矣。諺云。死蛟龍不如活老鼠。可悟作詩文之旨。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作者難。知者尤難。

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為皇子妃。誥封一品夫人。逢人必夸。故紀恩詩曰。瑞日瞳矐展翠屏。環階拜舞祝慈寧。爭傳王母瑤池會。竟見仙班列小星。

余屢覓同年楊兼山大琛詩不得。今年到蘇州。得其古香堂詩稿。秦宮云。五丈旗飄複道寬。曉粧人試綠雲盤。虛懸照膽秦宮鏡。不見長城白骨寒。舟中云。斷雲作意橫遙嶺。明月多情送短篷。最愛風標兩公子。一生消受綠蘆風。又春衣典盡還餘酒。鶴俸分來又買花。皆駘蕩可喜。

庚申初春。余與兼山及諸同年。在京師遊陶然亭。兼山次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欲雨不雨春晝陰。城南亭子同登臨。雪痕消盡葦根出。磬響斷時禽語深。且喜僧寮無俗韻。漫將宦迹託沉吟。丁

香幾樹才含蕊。記取花時策杖尋。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戲之曰。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兼山請誦之。曰。百杵午窗頻擣藥。一燈子夜尚縫衣。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讀之可作回心院矣。兼山笑而不答。田少宰諱懋。山西相公從典之子。立朝有聲。

杭堇浦論七律。不喜拘體。余道詩境其實。實有因拘轉峭者。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江水不如湖水澄。南峯涼暖時堪登。人雲但問采樵客。踏葉偶隨歸寺僧。一掬泉因瘦蛟活。滿山桂與青霞蒸。白波渺渺未可渡。空倚葛陂三尺藤。似此八句。調平仄便索然無味矣。杭亦以為然。先生官御史。古貌清標。識余于未第時。余學爲殿試卷。先生教以偏旁點畫。致足感也。記其渡江遇風云。越陰已夙戒。涉波復新懦。忽然馮夷怒。葉舟竟掀播。命祇比毛輕心。已拚甌破且守枕。檣立獨抱忠信臥。須臾洪濤平。白鷗浮一箇。在試院中。答屬衣園侍郎。交入。穀中須賞識。棋子局外易分明。贈丹桂云。老幹十年看獨立。丹心一點早平分。其存心之公正。可想宿瀛溪云。避風先泊岸。過雨更觀瀾。皆妙。先生名國璉。

李謹堦。芝。遊靈隱寺。雲林太師出示右軍感懷札。紙墨殘缺如裂春冰。又出山谷襄陽二札。李題云。玉印何時勒。貞觀十五年。不多完筆墨。一半補雲烟。稀世無人信。名山有佛憐。我來長跪讀。深幸見殘箋。觀梅云。步步梅花裏。遲遲過石梁。兩山清澗合。一路白雲香。偶約探春侶。同登選佛場。羨他修得到。愧我半生忙。又顧我忽無影。前峯落照微。十字亦超。

余遊武夷至大藏峯。望華室山穴中有橋板梁柱大小百千根。參差堆架。及墨色長短不齊。既不

朽爛。又不傾落。其下湍急。舟難停泊。有某官鑿以烏槍。落木梯數片。朱子云。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時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余遂杭州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長尺許。薄三分。云得自張芑堂。張又得于吳達夫。梁山舟題云。虹橋之板。長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字可傳。非松非柏無人識。即今散落市塵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恍恍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霜起。飛上青天化斷虹。主人題云。虹橋遺跡。倩誰搜。千載猶看片板留。晏道仙踪渺難問。有人曾向武夷遊。尤曲環溪鎖翠烟。仙風吹墮幾何年。題來好句尤珍重。慰我平生嗜古緣。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大師吞咽人笑之。師作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金陵山川之氣散而不聚。以故土著者絕少傳。王謝渡江。多作寄公。亦復門戶不久。此其證也。然街衢宏闊。民氣瀟靜。至太士太夫外來者。猶喜家焉。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云。又向金陵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遊聚處思移宅。衰病行時愛掉舟。蕭寺風多疑作雨。後湖烟淡總如秋。僧書擬共舒王讀。不弔興亡惹淚流。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舟行畏陸行也。

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錄其岳陽樓見月云。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

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清嘯落
湘東。弔王彥章云。亂世鳥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哭劉耕南云。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纔教
天下空。淮上云。只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釣臺云。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皆絕妙也。
己巳歲。余中秋夜渡江云。世上夜深秋正半。江心風定月當中。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先生
從父南青諱範。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學問淹博。而不喜吟詩。余改官江南。送行詩麻集。而南
青無有也。余謂之云。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相相。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
閨秀吾浙為盛。庚戌春。掃墓杭州。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會于湖樓。各以詩畫為贊。
余設二席以待之。徐裕馨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書法南田。詩吟中晚。即景云。讀罷黃庭卷。懶開
靜中消息。簪推裁。吹燈欲禁花留影。剛捲珠簾月又來。暮秋云。寒蝶低飛月滿枝。海棠紅冷桂凋
時。笑儂竟比黃花瘦。青女多情知未知。畫眉云。柳梢枝上曉風柔。夢醒雕欄語未休。莫向碧紗窗
畔喚。美人猶是未梳頭。暮春云。殘紅片片卸簷前。樹有餘香蝶尚憐。士女不來芳草外。鞦韆猶繫
綠楊邊。中庭風靜遊絲落。繡戶簾垂紫燕穿。恰好送春詩未就。瑤臺有妹贈雲箋。夜雨云。夜雨小
窗多少。春喚子規去了。起來收拾餘花。又把五更風惱。

汪坤字翼為號順哉。秋御先生之女也。春日山居云。山居無事起常遲。不斷溪聲雨過時。最愛學
飛新燕子。簾鉤低拂影差池。聞蟲云。四壁亂蟲鳴。聞聲暗自驚。獨憐秋一色。可奈月三更。嘆息余

如助丁寤夢未成。可知為客者。緣爾倍關情。秋月云。古戍鳴寒柝。孤城急暮砧。俱饒有唐音。
孫春岩觀察。滇南娶姬人王氏名玉如。喜畫工詩。與女公子雲鳳雲鶴。閨房唱和。有林下風。喜
弟自滇至云。既見翻疑誤。凝眸各審詳。九年雲出岫。一夕雁成行。別後滄桑換。途中歲月長。舊容
驚半改。鄉語歎全忘。對月秋垂淚。聽猿夜斷腸。逢人問消息。寬便寄衣裳。剪燭心方慰。回頭意轉
傷。自余離故土。賴爾奉高堂。感逝餐應減。思兒鬢恐霜。弟能支叔水。妹可致溫涼。聞已調琴瑟。曾
無弄瓦璋。當年送我處。今日遇君場。彼此真如夢。依依兩渺茫。此詩置白太傅集中。幾不可辨。
錢塘陸飛字小飲。乾隆乙酉解元。性高曠。善畫工詩。慕張志和。為入自造一舟。妻孥茶竈悉
載其中。遨遊西湖。以水為家。揚州遇雪云。雨隨微霰集。船與斷冰爭。渡錢江云。萬弩尚餘沉鐵在。
羣山渾欲勒潮回。爆竹云。緼袍易裂拋宜遠。蜀酒能醒近未妨。

近來習尚。丈夫多臂纏金鐲。手弄椰珠。余頗以為嫌。而謹厚者亦復為之。陸作詩刺之云。我聞遠
賈多艱虞。纏金或以資窮途。途窮未必非懷寶。慢藏亦足來荏苒。世人金多揮不足。舉袖滿堂黃
映肉。指環臂釧乃女子。男兒女兒何日始。南方草木椰最久。實大如瓜。漿作酒。何年落子比元珠。
一串摩尼時在手。有手不弄琴與書。有手不把犁與鋤。可惜白天空摩挲。未有博奕猶賢乎。

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詩話中所載甚少。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
丹樓天外峙。皓月空中行。銀濤與玉魄。相近出光明。樹暗漢陽渡。雲低鄂渚城。不知何處笛。解

作落梅聲。泛舟登伯牙臺云。伯牙臺畔曉鶯飛。梅子山前綠漸肥。舟共鳬鷺聊泛泛。柳遮樓閣似依依。人琴千古知誰在。江漢殘春照鬢稀。我欲臨風彈一曲。落紅成陣亂斜暉。

丙戌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籀石閣學與余二人耳。庚戌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醺醺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為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真古人哉。刻籀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最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清涼山後阿兄題。大令名省小令齊。三月柳遮江路永。十年人隔夕陽低。拳拳念舊。蓋物稀為貴。理應然也。先生吟詩多率真。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其村居云。村居誰為閉門高。夜雨頻添水半篙。楊柳初絲亞文杏。木蘭如玉照櫻桃。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鳴。短杖一枝扶便出。西軒北陌又東臯。先人別業云。屋于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皆有駘宕之致。先生名載嘉興人。

國初高士徐賁時。詩近西崑。人多傳其贈妾云。香能損肺熏宜少。露漸沾花采莫頻。余尤愛其寄妾云。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詩如白話。而情致殊深。

秋霜初下。木葉未凋。而浮萍先悴。松江張夢階之女玉珍有句云。梧陰尚覆階前草。秋信先殘水面花。雖眼前景。無人道過。又贈歸燕云。空巢為爾殷勤護。重到休迷故主樓。真仁人之言。珍

嫁太倉秀才金瑚。有孝子之稱。

凡攻經學者。詩多晦澁。獨蘇州江鄭堂藩。詩能清拔。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登齊雲山云。危

梯高百步曲折得通幽人。更鳥爭路。僧邀雲住樓。山收千里翠。石放衆溪流。空際聞鐘磬。聲從何處求。寓樓云。東風料峭。覺衣單樓閣虛空。夢裏殘病裡。已教花事去。愁來肯放酒杯寬。畫圖勸客看山色。書卷留人忍夜寒。去歲家書今歲達。老親為我定加餐。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民情發冬日。朝命轉秋官。抑何工切。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蘭生知。入學十五歲受師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補增十九歲受師蘭臯先生念祖知。食餼感知己之恩。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近在汪松蘿清詩天雅中。得師公春園云。羣香多撲鼻。空翠總沾衣。良以得春趣。因之忘世機。徑幽當曉寂。禽小見人飛。我意適如此。看雲何處歸。又秋信云。柳殘池受月。花落徑添泥。彈琴云。耳邊猶有韻。空外絕無聲。

彭湘南布衣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陳歿後無所依歸。以選詩為生。癸酉來金陵。年七十餘矣。杖頭挂古錢數枚。朱履白髮。招搖過市。為余言滄洲詩。宗少陵誦其石峽看月云。薄暮春難辨。依微古渡旁。空江懸網罟。落日下牛羊。水落灘聲緩。山高樹影涼。開蓬看月色。夜久漸為霜。他如夜雨隣燈舟似市。經年旅泊水為家。竹榻耳隨天籟寂。紙窗雲共佛香飄。皆佳。

松江提督張雲翼以公侯世職而嚴灘一首獨出新裁。其詞云。漫整荷衣拜逸民。灘聲猶自動。

星辰富春今日誰漁父。天子當年有故人。名到先生纔是隱。賢如光武不稱臣。只因曾作梅家

壻。外氏家風愛隱淪。嚴先生為梅福之婿事見逸史又明月到樓忘是夜。桃花無水不成春。俱有意思不似貴人。

筆墨

康熙末年布衣能詩者。金陵有屈思齊景賢。蘇州有李客山果。二人俱落落孤高。與朱草衣別一風格。客山詩余見甚少。屈長于五古。王夫勝草衣。而性靈不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香閣層巒上。登臨落照邊。鐘聲傳下界。人語近諸天。紅葉齊爭艷。秋花靜可憐。蕭然林壑外。歸鳥渡寒烟。莫愁湖云。一自美人去。至今芳草生。詩境冷淡。可以想見其人。余宰江甯。從不來一見。

天長陳燭門以剛。壬辰進士。與王孟亭同年。論詩兩不相合。以王好險拗。而陳平和故也。陳長于投贈。贈顧使君云。心厭承明戀釣槎。題名江上有籠紗。鼓鐘清廟元和筆。蕭管揚州大業花。重碧千卮傾北道。軟紅十丈憶東華。相看淮海詩人盡。攜手平山日又斜。

潘陽唐俊公。英司關九江。四方詩人遊者。必有唱和。余于詩話中已詳言其壇坫之盛。先生詩尚未見也。近始得其歸舟即景云。逸興忙中減。茲遊片刻清。岸蟲隨櫓急。漁火貼波明。山暗殘陽滅。江寒夜氣生。莫教驚野浦。恐散白鷗盟。環翠亭納涼云。古亭雅集趁新涼。明月依人照異鄉。老樹靜風鴉睡穩。山衙報漏鼓聲忙。向平心事誰知己。庾亮襟期自笑狂。白雪陽春歌滿座。不堪回首少年場。讀之想見盛世昇平。官領閒曹之樂。其子名寅保。貌如冠玉。早入翰林。出錫山嵇公之門人。以為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

杜紫綸先生選唐人叩彈集專尚中晚學者從茲入手。可免粗硬槎枿之病。而宗法少陵山谷者。意頗輕之。先生虎邱雨後云。六宮花老淚胭脂。點點殘紅墜晚枝。自是東風無著處。本來西子有歸時。錦帆冷落青簾舫。玉管闌珊白紵詞。雙漿綠波留不住。半塘烟柳雨如絲。先生翰林前輩。與余同試光明殿。恰未一握手。

沈歸愚言沈方舟詩藏少之家。少之已亡。求之不得。杭堇浦言方舟詩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或少之。即方舟之宗人。未可知也。沈詩音節沉雄。得明七子梗概。而新穎過之。足以助其豪宕之氣。如下朝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米。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粵開。鰲身移島嶼。蜃口出樓臺。倚棹懷相子。橋成力大哉。余每過灘。先聞聲鶴讀此方知其妙。他如小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鷺鷥時。天啟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字遍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畫。陵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去人開。泰山云。四嶽共推青帝長。一峯還占丈人尊。皆膾炙人口。有長安陶友蘭者。愛其詩。臨卒。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為殮。亦異人哉。

虎邱山塘有白傅舊題其碑為居民埋匿。汪松蘿掘得之。沈賦詩云。片石苔封閱歲華。憑君磨洗認龍蛇。從今覓得春風路。送與吳娘踏落花。王言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沈贈云。紅淚千行濺鐵衣。傾家不惜拔重圍。揮金欲笑曹瞞客。只贖文姬一令歸。

雍正間。宣城有布衣葛鶴。字雲衢者。詩筆頗清。年未四十而亡。陳古漁誦其佳句云。巢傾爭宿鳥。

鞭嚮過橋驢。夜雨屢遷孤客館。秋風先瘦異鄉人。

詩用眼前之典。能貼切便佳。陳燭門贈李天山云。老人吹火窺劉向。天子臨軒問長卿。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孫簿當年猶祭竈。崔丞近日只哦松。姚姬傳贈陶生云。貧無素業彈長鉞。行入朱門着小冠。語俱妙。而姚詩似有所諷。

詩有無心而相同者。陶簞村偶成云。閉戶渾如坐佛幢。彈琴作伴影成雙。多情只有蕭蕭竹。時帶斜陽綠到牕。姚姬傳亦有涼階一首云。涼階今夕又飛螢。倚檻風前已涕零。人迹不如修竹影。每隨明月到中庭。陶題閨江樓云。木落天空濶。黿鳴岸動搖。寄偉可喜。

沈方舟出峽云。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罅來。王蘭泉舟至玉屏云。人從激箭流中坐。船在朋崖罅裏行。

丙子年家子陶時行。以胡氏一房山詩集見示。作者六人。壬寅秋。余過蕪湖。主人漱泉

涓邀遊

其處。屋不其多。而窗對赭山。門臨湖水。洵鳩江一勝景也。集中管松崖太史

幹珍云。日夕山水

碧。冷然秋更清。微風湖面至。初月竹梢生。排雁銀筆柱。跳魚玉尺聲。不愁歸路晚。村火似星明。淡

霞山明府

如水云。

入室菊排三徑秀。開窗風送一山秋。仲燭亭

繡葉

秀才云。小閣乍開雙白板。秋

山剛借一屏風。宋笠田明府

樹穀云。

沙外鷗眠閒勝客。竹間禽語妙于詩。主人曉起云。殘月林中

挂。晴雲空際生。北窓幽夢覺。天色欲微明。露浥蕉花重。烟凝竹葉清。迎風傾兩耳。恰好一蟬鳴。

出入權貴人家。能復朱門如蓬戶。則炎涼豈自無所動于中。宋人咏松云。白雲功成謝龍去。歸來自掛千年松。汪易堂蒼霖咏菊云。不蒙春風榮。詎為秋氣肅。可謂見道之言。汪又有白桃花云。褪盡鉛華露一叢。輕陰漠漠淡烟籠。漁郎錯認桃源路。洞口春深雪未融。七夕呈冰玉主人云。神光黶黠有無中。靈駕雲衢一水通。欲乞天孫為褊拙。明朝移巧到城東。皆言外有意。寶山徐水鄉名。菴不事舉業。專攻詩。年三十三而卒。卒前十日。病臥牀。語其父云。兒往謁洞庭陰君矣。惟一生心血在詩。可以遺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其時浦猶未知其死也。夢與水鄉談甚樂。自言已死四日矣。今遊趙秋谷先生門下。講詩工夫大進。一笑而去。浦為刻其詩。號百刪小草。海上秋興云。魚鱗千戶縣初成。高築回塘似帶橫。天任孤城淪碧海。帝爭人土與蒼生。扶桑日射帆牆出。碣石雲開島嶼明。極目滔滔烟水闊。秋風無浪總堪驚。萬韓王云。宋家猶有西湖在。且自騎驢遣暮年。此夕云。明知惜玉須完璞。無那看花想折枝。皆有性靈。孔北海云。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水鄉咏鸚鵡。刺之云。怪儂巧弄無多舌。才解人言便罵人。又刺元稹云。君臣兒女情無二。報國曾無薄行流。

水鄉有友呂步瀛。字仙客。亦工詩。而早亡。贈馮雲元云。名士門生羽士師。仙壇步上少年時。男兒只道封侯易。誤到頭顱白未知。馮棄儒人道。故呂羨之。亡何。二人俱亡。

余嘗謂陵放翁。康對山。俱一入權門。名為小損。然士大夫富為權門之草木。勿為權門之鷹犬。